

德 究 竟 说 了 些 什 么

弗 洛 伊

〔英〕 大卫·斯特福—克拉克 著

德 究 竟 说 了 些 什 么

伊 洛 来



〔英〕 大卫·斯特福·克拉克 著

姚锦清 应亚平 译

弗洛伊德 究竟说了些什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弗洛伊德究竟说了些什么

[英]大卫·斯特福—克拉克 著

姚锦清 应亚平 译

*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海丰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25印张 146千字

1989年9月第1版 1989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7,900册

*

ISBN 7-5059-0310-1/I·188 定价: 3.90元

前 言

我希望本书的题目能使读者明白这样一个意思：我写此书的目的并不是要对现有的材料——无论是达尔比兹论述精神分析学说和精神分析疗法的著名论著，还是厄内斯特·琼斯描述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生平的权威传记——进行阐释或缩写。确实，这本书根本不能算作传记，它的宗旨只是对所涉及的论题作出解释和探讨，因此，本书作者只对这些解释和探讨负有责任。

本书的读者对象主要是大学本科生和任何有足够兴趣阅读此书的一般学生，当然也欢迎其他读者。不过我要请那些读者记住，只要一位作者是为聪明好学的年轻人写书，他就总是希望自己的书所产生的效果是激发或吸引他们去进一步思考和阅读，而决不是使他们窒息、麻痹，以至放弃他们最可贵的求索精神。

斯坦福—克拉克

目 录

前言

序曲.....	(1)
一 赋格曲.....	(3)
二 癡病研究及其最初成果.....	(18)
三 梦的解析.....	(45)
四 日常生活的心理病理学.....	(77)
五 弗洛伊德论性.....	(85)
六 关于心理结构及功能的观念.....	(107)
七 神经症通论.....	(117)
八 三篇病例报告概述.....	(141)
九 总体理论的补充与修正.....	(155)
十 精神分析职业：创造与遗产.....	(177)
十一 关于人的本性和信仰的断想.....	(187)
十二 尾声.....	(201)
附录一：引文出处.....	(214)
附录二：术语表.....	(219)

序 曲

无所不知、料事如神的魔术师和预言家梅尔林的话：

“给她做精神分析，”他终于开口道，然后转身要走。

“可是，梅尔林，请等一等！这种分析该怎么做呀？”

“照平常的做法。”

“可平常是怎么做的呢？”那些人绝望地齐声喊道。

他忽然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听半空中飘来他的话音：

“只要搞清她做的梦就行。要如实解释生活。不过别去学弗洛伊德那一套。”

——特·汉·怀特·

《过去和将来的国王》柯林斯出版社1958年

（方特纳版第302页）

* 怀特 (Terence Hanbury White, 1906—1964)，英国小说家、社会历史学家和讽刺文学家，《过去和将来的国王》是他根据十五世纪英国马洛礼爵士的《亚瑟王之死》改写的小说。

——译注

弗洛伊德的话：

我们不妨设想，比如说，你们在空闲时间里随手打开一本德国、英国或美国的小说来读……才读了没几页就碰到了一段关于精神分析的议论，接着往下读又连连碰到这类议论，尽管从上下文似乎根本看不出有插入这些议论的必要。你们不要以为这是一个运用深层心理学（depth—psychology）来加深理解作品人物及其行为的问题——虽然偶尔也能见到别的一些更为严肃的作品确实是做了这种尝试的。事实上，前面提到的那种议论多半是作者为了炫耀自己知识渊博、才智过人而故意安排的滑稽可笑的东西。而且，你们永远不会感到作者的确是精通他所谈论的那些内容的……

《精神分析新论》（1932—1936）

标准版第22卷第136页

更早在私人信件中说的话——

为什么从来没有一个虔诚的信徒发现精神分析法？
为什么非得等待一个完全不信上帝的犹太人来发现它呢？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928年

一 赋格曲

我们特意引用前面三段话作为这本小书的序曲；具体来说，第一段是一位作者发表的见解，随后是一段抗议，最后是一声痛苦的呼喊——这抗议和呼喊都发自一个颇有理由感到自己面临那种见解威胁的人。这都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但是我们之所以把这三段引文当作本书的开场白，还是因为它们的编排形式在本质上把历史完全颠倒了。这本书中所反映的真实历史将富有特色地表明，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整个一生及其终生事业中，依据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提出令人难以接受的见解，从而激起别人发出抗议和疾呼，倒恰恰是他难以逃脱的命运。这些发出抗议和疾呼的人根本不愿接受弗洛伊德提供、并乐意教会别人提供的帮助，反倒相信，一旦承认弗洛伊德力图公布于众的事实真相，他们和他们的社会就会蒙受重大损失。

那颠倒了的历史也是按照年代顺序排列的。不但所选的引文让一位在其他方面无可非议的作者充当了发表见解的人，而让弗洛伊德充当提出抗议的人，而且引文后标出的年代还表明，实际上最先出现的是那声痛苦的呼喊，随后是那段抗议，最后才是那位作者发表的见解。在这样的上下文中重

读这三段话，我们不禁会联想到《镜中世界》*里的红衣王后，这位王后总是还没感到疼就尖叫起来，因为她知道自己一定会疼，一定会疼得发出尖叫。

当弗洛伊德说出前面引自他的《精神分析新论》和更早的信件的那两段话时，他已经有充分的理由预见到他的大部分研究成果都不可能在他的有生之年得到普遍的理解，更不用说得到普遍的接受了。他热爱读书，也确实堪称博览群书的人。也许他早已从拉迪亚德·吉卜林**的著名诗句中汲取了安慰，因为他的诗确实是一丝不差地写出了弗洛伊德自己的亲身体验：

你说的句句是真话，

可无赖为了骗傻瓜，

早已把你的话篡改，

你自己听了都害怕……〔1〕

事实就是这样，尽管在弗洛伊德第一次公布他的主要成果以来已经过了五十多年，但这种歪曲人类思想史上最重要的发

* 《镜中世界》是英国作家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 1832—1898）继《艾丽丝漫游奇境记》之后写的一部著名童话。

——译注

** 吉卜林（Rudyard Kipling, 1865—1936），英国小说家，诗人，一九〇七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译注

现之一的现象仍然继续存在。这些年来，竟有那么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在费尽心机地诱使文化水平较低的人相信，不管精神分析有何优点，有何缺点，反正可以把它和弗洛伊德的真实见解割裂开来，而且一旦真的割裂开来，它就会更容易被人接受。《过去和将来的国王》的作者只是这不计其数的人当中的一个。反过来说，这样做又不免会使人们产生一种错觉，以为自己虽从未读过弗洛伊德写的只字片语，却已知道他究竟说了些什么。

这本小书的目的就是要为那些思想仍比较开放，兴趣不太偏颇，真正希望了解一个人单枪匹马地为整个人类的知识作出了什么样的贡献的人纠正这种歪曲和误解。这个人是不寻常的，他的名字将永远同达尔文、哥白尼、牛顿、马克思和爱因斯坦的名字并列在一起；他确实为我们大众提供了一种探索人类生活和人类社会的意义的独特方法。这些人的思想，他们的大脑的工作方法，以及他们努力在自己的言论和著作中传达自己的思想结晶的方法，都已成为人类遗产不可分割的部分。我们自然不必把他们的见解看作毫无批评、斟酌余地的教条而全盘接受，但是我们至少应该去了解他们究竟说了些什么，这与其说是有益于他们，倒不如说是有益于我们自己。

精神分析学曾经是、也将永远是弗洛伊德的独特创造；这门学问的发现、探索、研究、以及不断的修正构成了他的毕生事业。因此，一方面主张采用精神分析法，甚至乞灵于此，一方面又叫人“……别去学弗洛伊德那一套”，这显而易见是不公正的做法，甚至是蛮横无礼的侮辱。遗憾的是，

竟然有那么多人做出了这种无礼的行径，却甚至根本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性质，《过去和将来的国王》的作者只是这些人当中的一个。事实上，这也不能怪罪于任何一个人。弗洛伊德本人早已看到了这一点，他曾说过这样的话：

你们也许会问：为什么这些人——无论是著书立说的人还是高谈阔论的人——都会表现得如此恶劣？你们还可能会倾向于这样一种看法，认为这种现象不仅应该由这些人负责，而且也应该由精神分析负责。我也有这样的看法。你们在文学作品及现实社会中遇到的这种对精神分析学的偏见，其实是由一个较早的评价——即那些正统科学的代表人物对年轻的精神分析学所作的评价——遗留下来的影响。我曾经在我写的一篇描述精神分析历史的文章中对此表示过不满，这样的事我再也不会做了——也许那一次就是多余的。但事实上，我的抱怨中丝毫没有违反逻辑、违反应有礼仪和高雅情趣的言论，而正统科学界的精神分析反对者们当时却并未因为这一事实而有所让步。●那时的情景会使人回想起在中世纪确曾施行过的那种刑法——把行为不

●自从弗洛伊德第一次试图向他的同行介绍他的理论时起，他的理论便开始遭到反对。厄内斯特·琼斯在他的权威传记《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生平和事业》的第二卷中用整整一章的篇幅描述了这些反对意见。弗洛伊德自己也在他的《自传》和那篇描述精神分析运动发展史的文章中有所提及。下面我们将从弗洛伊德生涯的各个阶段选出几个

端者、甚至仅仅是持不同政见者套上枷锁示众，并交给暴民肆意凌虐。你们也许难以看清这种暴民特征在我们这个社会已经发展到了什么地步，你们大概也难以明确地认识到，当那些胡作非为的人感到自己只不过是一大批胡作非为的人当中的一员，因而心安理得地推卸了个人责任的时候，他们也就不会有什么负罪感了。当时我简直成了孤家寡人，

实例供读者参考。

最早的反对是在弗洛伊德刚结束在巴黎跟随夏科的学习返回维也纳之后出现的。当时他描述了他几位男患者身上发现的癔病病例，结果维也纳医学协会主席立刻公开宣称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接着，当时的权威神经病学家迈内特博士又以友好而怀疑的态度向弗洛伊德提出挑战，要他在维也纳的男人中找出哪怕是一个癔病病例来证实他的观点。根据弗洛伊德的记载，他曾试图向医学协会提交几个这样的病例，但是负责他发现的患者所在部门的那些老资格的医生既不允许他观察这些患者，也不允许他同他们合作。他们的拒绝理由可以用一位老外科医生的话来概括。这位外科医生这样责问：“可是，我亲爱的先生，你怎么可以这样胡言乱语呢？Hysteria是‘子宫’的意思。〔Hysteria即“癔病”，此词源于希腊语，原意是“子宫”——译注〕所以，男人怎么可能患癔病呢？”不可思议的是，提出这种见解的时候，同时代的医生早已一致公认大脑是思想的器官。

弗洛伊德在他的《精神分析运动史》中曾这样回忆：

“我曾十分天真地在克拉夫特-埃宾主持的维也纳精神病学和神经病学协会的会议上发表讲话……满心希望我心甘情愿承受的物质损失能换来我的同行们的兴趣和认可，从而得到一些精神上的补偿。我把自己的发现看作是对科学作出的平凡贡献，也

而且我很快就意识到，诉诸争辩术是毫无出路的，而一味哀伤，或者乞灵于更仁慈的神明，也同样毫无意义，因为世上并没有接受这种起诉的法庭。因此，我选择了另一条道路。我对自己做了一次不同寻常的精神分析，也就是向自己解释说，这伙反对者的行为恰恰就是那种我不得不在每个癔病患者身上想法征服的无意识抵抗的表现。我不但自己竭力避

希望人们能以同样的态度对待它们。然而，我与同行们的交流所遇到的只是沉默，我渐渐被一种空虚感包围起来，我的耳朵不断有种种暗示传来，这一切慢慢地终于使我领悟到，我提出的关于性欲在神经症病因中所引起作用的观点是不可能指望和其他见解享受同等待遇的。我这才明白，从那时起我已成了黑贝尔所说的‘惊扰了世界的睡眠’的人〔“惊扰了世界的睡眠”是出自十九世纪德国著名戏剧家弗里德利希·黑贝尔的剧作《吉格斯和他的指环》的一句名言——译注〕，因此我再也不能寄希望于客观的评价和耐心的忍受了。〔2〕

一九〇一年在汉堡召开的德国神经病学家和精神病学家代表大会上，由于在一次讨论中提到了弗洛伊德的理论，威廉·维根特（Wilhelm Weygandt）教授竟挥拳拍桌，大声喊叫：“这不是在科学会议上讨论的题目；这种问题应该交给警察去管！”致使讨论无法继续进行。同年，著名的德国神经病学家、神经病学权威教科书的编者奥本海姆（Oppenheim）教授在一次会议上发出呼吁，要求所有值得尊敬的精神病学研究机构联合抵制弗洛伊德的著作。他的呼吁立刻得到听众的响应，当时在场的精神病学研究机构的负责人全都迫不及待地跳起来，连连宣称自己同这样的异端邪说是毫无瓜葛的。

弗洛伊德在他的《自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有一个反对

免争辩，也努力影响逐渐出现的我的拥护者不去介入这种争辩。事实证明这样做是正确的。后来，施加之精神分析的禁令渐渐消除了。然而，正如一种被摒弃了的信仰往往还会以迷信的形式继续传播，一套被科学否定了的理论往往还会作为一种流行的信念而继续存在一样，当年由科学界人士给精神分析学定下的罪名如今仍屡屡出现在那些著书立说或高谈阔论的人插科打诨、鄙夷不屑的言论中。因此，这种现象再也不会使你们感到惊讶了。〔3〕

《精神分析新论》（1932）

弗洛伊德自己当然早已不再为此感到惊讶了。尽管如此，他却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在孜孜不倦地向那些虽然在其他方面受过教育但是对精神分析一窍不通的普通公众，以及那些有理由了解他本人所倡导的这场思想革命的专业听众

他的观点的医生曾吹嘘说，只要他的病人敢提及任何与性欲有关的事，他就有办法让他们住嘴；最后这个医生竟然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认为这种方法证实了他有权对性欲在神经症病因中所起的作用作出判断。一九一一年，有一位患者来到柏林精神病医院，诉说自己有一种要在大街上撩起女人裙子的强迫性冲动。这所医院的主任医生便对他的弟子们说：“有人提出这种强迫观念都具有性的本质，这正是一个检验的机会。我可以问一问这位患者，他这种强迫性冲动是否不仅针对年轻女子，而且也同样针对老年妇女，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显然不可能是为了满足肉欲。”结果那位患者回答说：“是的，对所有女人都一样，甚至包括我的母亲和姐妹……。”这位主任医生便颇为得意地吩咐助手在病例记录上写上，这个病例绝对不涉及性欲。

宣传解释他的这项研究。他能在那样艰难的处境中毫无怨言、毫不愤慨地向人们传达他的思想，这确实不仅表现了他对人类思想交流的价值抱有坚定不移的信念，而且也表明了他深刻地认识到，不管他的思想中含有多少真理，最终总是会和他的读者的经验中得到反映的。

这样一种信念的基础在于，尽管他说出来的话听起来很新鲜，但是他在进行种种观察、最终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时所依据的材料却同人类的内心经验一样古老，一样普遍存在。弗洛伊德是一个天才；可是他当年所面临的人类经验同每一个开业医生——事实上是每一个研究人类的人——曾经面临而且如今仍面临着的人类经验是毫无区别的，也是那样错综复杂，令人迷惑，而且常常显得自相矛盾。因此，耐心而又谦卑地从这样错综复杂的现象中找出真理，并以坚强不屈的勇气把自己的发现公布于众，便成了他难以改变的命运。

还有一件事弗洛伊德早在一九一四年就在他的《精神分析运动史》上作了详细叙述，后来他又在《自传》中再次提到。有一位同行曾听过弗洛伊德的一次讲演，后来这个人直言不讳地说，他已写了一本驳斥弗洛伊德的理论，不过他从未读过弗洛伊德已经发表的阐述这些理论的著作，因为他的工作单位的负责人已经关照过他，说去研究那些东西是毫无必要，“一钱不值”的。过了十一年之后，弗洛伊德在一九二五年出版的《自传》中又提到这件事，并不无忧伤地添了这样几句：

“我所说的这个人早已当上了教授，可是他做得实在太过分了，竟然矢口否认我如实叙述的那次谈话的内容，不顾事实地怀疑我的记忆是否准确。我只能在此重申，我当时所作的叙述至今仍一个字都不改变。”〔4〕

在我们详细考察他的理论之前，先把他的研究成果大致按照他自己开始研究和后来汇集的顺序提纲挈领地概述一番，想必是颇有裨益的。我们首先应该注意的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弗洛伊德对癔病所作的深入研究。癔病自古以来都是人类所面临的一个不解之谜，一个强大的挑战，无论其表现形式是癔病的症状还是后来被称作癔病型人格的那种性格紊乱，都是长期来始终象一把出鞘的剑一样拦在医学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许多个世纪以来，医学界对这一挑战的反应不是故意视而不见，置之不理，以致癔病患者干脆被拒之于医疗机构的门外，就是把这个难以对付的挑战者驱赶或移交到人类问题的其他领域。在中世纪，由于基督教的各个教派都相信魔鬼的存在，都对异教徒实行迫害，因此把癔病患者也看作是行巫术的人，不但不给予医疗护理，反倒对他们进行种种折磨，甚至把他们活活烧死。这个时代的结束并没有使癔病问题得到解决，这种疾病在医疗部门仍然和往常一样不受欢迎。

弗洛伊德以卓越的洞察力看清了癔病事实上是“一种真正的疾病”；而且患者是真正能够体验到癔病症状所造成的痛苦的。癔病引起的疼痛，癔病引起的麻痹，癔病引起的遗忘，和人类所能体验到的其他任何原因造成的疼痛、麻痹和遗忘是一样严重的。看清了这一点之后，弗洛伊德便遇到了另一个难题：他必须去彻底搞清那个十分常见却又极其费解的怪诞现象，即，那些具有疼痛、麻痹或遗忘症状的患者的神经系统中并没有造成这些功能失调的生理基础。

弗洛伊德便去巴黎跟随当时最杰出的神经病学家之一夏